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二　北史七十四

梁士彥　元諧

元冑　達奚長孺

賀婁子幹 兄詮　史萬歲

劉方 馮昱　王𢢶　楊武通　陳永貴　房兆

杜彥　周搖

獨孤楷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陰壽　楊義臣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少任俠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爲九曲鎮將進上開府齊人甚憚之後以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攻圍

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

隋書曰城雖所存尋仞而已

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民子女晝夜脩城三日而就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鬚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爲流涕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

隋書曰時帝以將士疲倦欲班師士彥叩馬諫曰今

齊師遁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
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為平齊之基宜善守之
隋書曰朕無前慮惟恐後變
及齊平封郕國公進上柱國宣帝即位除徐州總管與
王軌擒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畧定淮南地隋文作
相轉亳州總管尉遲迥舉兵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
之令家僮梁默等為前鋒士彦繼之所當皆破及迥平
除相州刺史深見忌徵還京師閑居無事恃功懷怨與

宇文忻劉昉等謀反

隋書曰士彥乘勝至草橋廻衆復合進戰大破之及圍鄴攻北門而入馳啟西門納宇文忻之兵　愚按梁士彥欲爲周室忠臣即與尉遲廻合兵攻堅可也旣以破廻受賞及與隋文君臣分定又懷異謀非反而何

將率家僮候帝享廟之際因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畧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刼調布爲牟甲募盜賊

爲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朝謁帝令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狀猶不伏捕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且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虎須成班士彥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子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以諫父獲免徙瓜州叔諧坐士彥誅士彥蒼頭梁默驍勇絶人士彥每從征

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
素征突厥進大將軍又從平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
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祿大夫
元諧河南洛陽人家世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隋
文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
隋文為相引致左右諧謂隋文曰公無黨譬如水間一
堵墻大危矣勉之及受禪顧諧笑曰水間墻竟何如進
上大將軍奉詔脩律令時吐谷渾將定城王鍾利房率

騎三千渡河連結黨項諧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相遇於豐利山賊鐵騎二萬諧擊走之又破其太子可博汗勁騎五萬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所部來降詔授上柱國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性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左右嘗言於帝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帝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位任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帝按其事無狀慰諭釋之未幾誼誅諧漸被疎忌然以龍

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平陳百寮大宴諧進曰
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
史今可用臣言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
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
寧堪驅使諧嘿然而退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
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帝令按其事
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黨項兵即斷巴蜀時廣平王雄
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諧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巳

四年矣狀一奏頻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雄必當之諧與滂嘗同謁帝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帝大怒諧滂犢緒並伏誅籍没其家

元胄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六代孫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隋文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

恒宿卧内及爲丞相每典軍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謀害隋文初不之知乃將酒肴詣其宅趙王引隋文入寢室左右不得從惟楊弘與胄兄弟坐户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隋文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隋文將爲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

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偽吐將入後閤胄恐其為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胄就廚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適後至隋文降階迎之胄耳語勸速去隋文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為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耶復入坐胄聞屋後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隋文下牀趣去趙王將追之胄以身蔽户王不得出隋文及門胄自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害趙

王賞賜不可勝計帝受禪封武陵郡公再遷右衛大將軍帝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之徵爲右衛大將軍親顧益隆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

愚按正月十五登高不知起自何時今人但知重陽耳

時胄下直馳詔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

朕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太子之廢胄預其謀
帝正窮東宫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因譖之帝
大怒執旻於仗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
者爲防旻耳復以此言激怒帝遂殺旻蜀王秀得罪胄
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
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胄與和有舊因數從
之遊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今從嶺表得無大
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

竟坐死

愚按元胄與元旻同族否以旻捨死直諫乃爲所嫉以死若胄不坐死何以瞑旻於地下丘和其有教之者耶

於是徵政爲驍騎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達奚長孺字富仁代人父慶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孺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周文引爲親信以質直恭朴授子都督數有戰功

隋書曰平蜀之役恒爲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破

天和中從武帝平齊遷上開府爵成安郡公别封一子

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將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王軌圍陳

將吴明徹於吕梁陳遣援軍至軌令長孺拒之長孺取車

輪數百繋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之船艦礙

輪不得進長孺縱奇兵大破之獲其大將吴明徹以功

進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大破之

隋文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氐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

沙龍等六州應讖

愚孜王誼傳內有應司馬消難之巴蠻蘭洛州今又得一沙氏楊永安彼韋孝寬高熲輩寧不愧死不獨誼與長孺也

詔長孺擊破之諜二子自京逃歸其父長孺並捕斬之文帝受禪進上大將軍封蘄郡公開皇二年突厥沙缽畧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寇掠而南詔以長孺為行軍總管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孺慷

慨神色愈烈為鹵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鬬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

隋書曰凡十有四戰所向必摧鹵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孺身被五瘡通中者二戰士死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孺兵皆力戰鹵意大沮明日焚尸慟哭而去文帝下詔褒美授上柱國餘勲廻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長孺性至孝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五日毀悴過禮殆

將藏性天子嘉歎起爲夏州總管匈奴憚之不敢窺塞
以病免文帝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
總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孺節
度長孺率衆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轉荆
州總管帝謂曰江陵國之南門今委卿朕無慮也卒官
謚曰威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父景
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知名仕周累遷秦州刺

史爵司安縣伯尉遲迥因隋文專政舉兵子幹從韋孝寬攻之遇迥兵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隋文大悅手書慰勉之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迥至樓上進位上開府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即令子幹鎮涼州明年突厥寇蘭州子幹拒之至可洛峽山與鹵相遇鹵衆甚盛子幹阻川為營鹵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斃縱擊大破之冊授上大

將軍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

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帝嘉之

優詔勞勉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

命子幹討之入掠其國

隋書曰殺男女萬餘口

二旬而還帝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又彼俗不設村

塢敕子幹勒民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

隋書曰比者凶寇侵擾蕩滅有期今臣在此觀機而

作不得準詔行事且隴西河右土曠民稀不可廣爲

田種

比見屯田處獲少費多且隴右之人以畜牧爲事若更

屯聚彌不獲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

無所慮帝從之帝以子幹習邊事授榆關總管還雲州

刺史甚爲鹵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

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

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疋羊千口賜之乃下書曰自

公守北門風塵不警寔厥所猷還以賜公毋憂去職朝
廷以榆關重鎭尋起視事卒官帝傷惜久之贈懷魏等
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柱嗣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
騎射驍健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逢東西魏
戰邙山
本史東西魏作周齊今正之
萬歲從父在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趣裝急去俄

西魏兵大敗父由是竒之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遲廻起義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彥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廻軍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復振廻平以功拜上大將軍開皇初大將軍爾朱勣以謀反誅萬歲頗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掠

大克獲突厥莫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騎射笑曰小人定可萬歲因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讋北夷竇榮定擊突厥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大悅因遣人謂突厥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許諾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引軍去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

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水汲者得之言於素大悅上其事文帝歎嗟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拜昆州刺史既復叛以萬歲爲行軍總管擊之入蜻蛉川經弄凍水小勃弄大勃弄至于高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

勝我者過此乃令左右倒碑而進

滇志曰萬歲過石城山有詩云石城門峻誰開闢更

鼓誤聞風落石界天自嶺勝金湯鎮壓西南天半壁

渡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

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遂勒石頌隋德萬歲請將爨

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金

寶乃捨翫而還蜀王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

歲聞悉以所得金寶沉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晉

王廣甚欽敬之待以交友禮帝知爲晉王所善令萬歲督晉王府軍事明年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令窮之事皆驗罪當死帝數之萬歲曰臣留爨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帝以萬歲欺隱大怒顧有司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熲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雄畧過人每行兵處未嘗不先士卒雖古名將未能過也帝意稍解於是除名

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
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帝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
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
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遇虜達頭遣使問曰
隋將爲誰候騎曰史萬歲也突厥復曰得非敦煌戍卒
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
擊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而還楊素害其功譖
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爲寇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

狀帝未悟會帝從仁壽宮初還京廢太子勇竄東宮黨與因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素見帝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帝帝謂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堂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曰吾今日爲汝極言及見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帝大怒命左右㨶殺之既追悔不及因下詔罪狀之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無不寃惜萬歲爲將不循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

無方號爲良將子懷義嗣
劉方京兆長安人性剛決有膽氣仕周以戰功拜上儀
同隋文帝爲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以功
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文帝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三年
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大將軍歷甘瓜二州刺史
仁壽中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左僕射楊
素言方有將畧詔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
而進方法令嚴肅然仁而愛士長史度支侍郎敬德亮

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論者多之稱爲良將至都隆嶺遇賊方遣營主宗纂何貴嚴願等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乃降送京師其有桀黠者恐後爲亂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爲司馬經畧林邑方遣欽州刺史寧長真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張愻司馬李綱舟師趣北境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

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渡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賊奔柵因攻破之於是濟區粟進至大緣江所擊皆破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汙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腳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卒帝甚傷惜之下詔褒美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皇中有馮昱王㯋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爲

邊將名顯當時昱擱並不知何許人昱多權畧有武藝
文帝初爲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平叛蠻
拜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備胡每戰常
大尅捷擱驍勇善射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禦陳爲陳
人所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位柱國
白水郡公
隋書又載李充隴西成紀人少慷慨有英畧以擊突
厥有功歷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爲虜所憚後有人譖

其謀反帝徵還譴怒之充性素剛遂憂憤卒

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以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將軍時黨項羌屢爲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使鎮邊歷岷蘭二州總管復爲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爲賊斷歸路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鬬數百里爲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輒騎挑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噉之永貴隴右胡人

本姓白以勇烈爲文帝所親愛數以行軍總管領邊每戰以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北代人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畧頻爲行軍總管攻胡以功位至柱國徐州總管並史失其事

杜彦雲中人父遷屬葛榮亂徙家于幽彦性勇決善騎射仕周以軍功累遷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以功進上開府開皇初授丹州刺史封襄武縣公徵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

行軍總管與韓擒虎相繼而進

隋書曰軍至南陵陳人屯據南岸彥遣儀同樊子蓋破其柵獲舟六百餘渡江擊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

許翼與擒虎合兵

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

隋書曰智慧餘黨往往屯聚保據溪洞彥水陸兼進

遂平四洞

斬其渠帥賊李陁擁衆據彭山彦襲擊破之斬陁傳其首又擊徐州宜封二洞悉平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管有能名及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帝悼惜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輩乎後數日乃曰莫過杜彦徵拜雲州總管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朝廷追録前功賜子寶虔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諒至營州帝以彦曉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突厥寇雲州詔楊素擊走之猶恐爲邊患復

拜彥雲州總管疾卒

周搖字世安本代人後爲河南洛陽人本後魏同宗也姓系見前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荊州總管搖少剛毅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受禪賜姓車非氏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平齊以戰功授柱國封虁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隋文爲定州總管文獻后自京師赴定州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廨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

無得劾私其質直如此隋文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爲丞
相從封濟北郡公拜豫州總管帝受禪復姓周開皇初
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爲虜所殺帝思
所以鎮之曰無以加周搖拜爲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
諸軍事搖脩障塞謹斥堠邊民安之從壽襄二州總管
俱有能名進上柱國以老乞骸帝勞之曰公歷仕三代
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第終於家謚曰恭時年
八十四

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戰於沙苑東魏師敗因爲西魏柱國獨孤信所擒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獨孤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守文護執刀數從征伐拜右侍下大夫從韋孝寬平淮南隋文爲丞相進開府領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封汝陽郡公仁壽初出爲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帝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

有悔色勒兵爲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及襲楷密使覘之知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於今稱之煬帝即位轉并州總管喪明乞骸帝曰公先朝舊臣卧以鎮之無勞躬親薄領也以其長子淩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卒謚曰恭弟盛别見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父纂魏金紫光禄大夫爲第一領民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時累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

王稱爲賁顯周武平齊拜欽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從韋孝寬擊尉遲惇於武陟以功授大將軍及破尉遲迥進柱國賜爵西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隋文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民多姦隱戶口簿帳恨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慧嚴警烽燧遠爲斥堠虜竟不入境後爲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

人以籠捕魚出絹買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籞煬帝即位爲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民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御道不整獻食疎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之除名卒於家

張威不知何許人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王謙起兵隋文帝以威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之

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拒守脅以威爲先鋒三王閉
壘不戰威令人詈侮以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
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
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攻其背儼敗走追至成都及謙
平進上柱國瀘州總管隋文受禪拜幽洛二州總管改
封晉熙郡公累還青州總管頗治産業遣家奴於民間
鬻蘆菔根奴緣此侵擾民間帝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
從帝祠太山至洛陽帝以周利責讓之因問威所執笏

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護藏於家帝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帝曰公雖不遵法度功効實多今還公笏復拜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卒

和洪汝南人勇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爲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畧代善爲刺史月餘斬公忻國立等暨平之後從武帝平齊

隋書曰從武帝攻河西洪力戰陷其西門帝壯之

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拜左勲曹下大夫柱國王軌擒

吳明徹洪與有功加開府尉遲迥起義洪以行軍總管

從韋孝寬擊之以功

隋書曰軍至河陽迥遣兵圍懷州洪擊走之又破尉

遲惇於武陟

封廣武郡公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隋文以洪有威名

令領冀州事甚得民和後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洪

爲北道行軍總管擊走之追虜至磧而還後卒於徐州

總管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幹性謹厚從周武帝平齊位開府隋文爲丞相引爲掾尉遲迥起義文帝以韋孝寬爲元帥擊之命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卧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上柱國尋拜幽州總管封趙郡公先是齊疏屬高寶寧周武帝拜爲營州刺史

愚按寶寧忠於齊不受周敎書見本史寶寧傳宜於

刺史下註明

性桀黠得華夷心及隋文爲丞相遂連契丹靺鞨舉兵

帝以中原多故未遑進兵諭之不下開皇初又引突厥

攻圍北平至是令書攻之

隋書曰寶寧求救突厥時諸將數道並進突厥不能

援

寶寧棄城奔磧北黄龍諸縣悉平書班師留開府成道

昂鎮之

隋書曰寶寧遣其子僧伽率騎掠城下尋引契丹靺
鞨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
壽患寶寧攻道昂乃重購獲之一云爲麾下殺北邊遂
安卒官贈司空子士師入忠義
楊義臣代人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儀同大將軍以
兵鎮恒山時隋文爲定州總管崇知帝相貌非常每自
結納隋文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遲迥起義崇以宗族
自囚遣使請罪隋文下書慰諭之令馳驛入朝恒置左

右開皇初封泰興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孺擊突厥於周槃力戰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帝嘗言及思舊顧義臣嗟嘆久之因下

詔

冊府元龜載詔曰朕初受命值尉遲作亂楊義臣父崇時在常山與司兵甲與迴隣接又屬至親即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內侵輕生重義馬革言旋事

貫幽顯高官延世未表松筠可賜姓楊氏云云

賜義臣姓楊氏編之屬籍爲皇從孫

隋書作皇太孫

義臣性謹厚能騎射有將領才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出白道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義臣擊之進至大斤山與虜遇時太平公史萬歲亦至與義臣合擊大破之萬歲爲楊素所陷義臣功竟不錄煬帝嗣位漢王諒反時代州總管李景被諒將喬鍾葵所圍義

臣時爲朔州總管奉敕救之鍾葵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矟射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克

隋書曰義臣復還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突擊殺數人直至麾下

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

餘里贖得思思屍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爲謂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上大將軍累遷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吐谷渾主於覆袁川復從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綠水與

乙支文德戰每爲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復位明年以爲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左光祿大夫時勃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爲盜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尅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擊之大破士達

新唐書曰隋遣太僕卿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

殘黨畏誅復屯嘯歸竇建德義臣乘勝欲逐入高雞泊窮剗根穴建德謂士達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之乘之可有功士達不納留建德守壁身將兵逆戰置酒享士建德聞之曰士達未捷遽自矜大禍至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能獨支乃留衆保留壁帥銳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士達於陣斬金稱又收降賊入豆子䴚討賊格謙擒之以狀奏帝

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卒於官

論曰昔韓信懲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勲庸咸以憤怨葅戮況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乎梁士彦遭雲雷之會以勇畧成名遂貪天功爲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元諧元胄或契闊艱危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内懷怏怏矜伐不已

雖時主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隋文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爾無聞斯蓋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愈薄其韋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亦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長孺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衆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矣子幹西涉青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憚亦有可稱萬歲實懷智勇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讋絶域論功仗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姧死非其罪

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臨軍嚴肅克剪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周搖以質直見知獨孤楷以恤民流譽感蹈履之地可以追蹤古人乞伏慧能以國讓亦云美矣而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君方逞欲罰亦深哉義臣時屬擾攘功成三捷而以功見忌得沒幸夫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